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鄧偉雄書畫造詣高

愉韻度曲

梁君度

日前，香江九友中的書畫家齊齊出席鄧偉雄博士的書畫展，眾人皆懷着期待，欲一睹他在書畫創作領域的獨特風采。
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堪稱香港電視劇集的黃金時代。電視劇的風靡，也讓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隨之傳遍大街小巷。鄧偉雄博士作為香港第一代電視人，在眾多流行歌曲填詞人中脱穎而出，堪稱佼佼者。他所填詞的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，那悠揚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詞，唱遍大江南北，不僅在全國範圍內廣受歡迎，更是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引起了強烈共鳴。直至今年春晚，這首歌依舊是全國觀眾最矚目、最喜愛的經典之作。

鄧偉雄博士才華橫溢，他所撰寫的歌詞，文采斐然，猶如璀璨的星辰。他善於將情感與景致完美融合，每一句歌詞都彷彿是靈動的音符，在聽眾的心中奏響，讓人沉浸其中，久久難以忘懷，那餘韻就如同嫋嫋的弦歌，蕩氣迴腸。除了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，他還為《京華春夢》《風霜伴我行》《情義兩心堅》《楚留香》《鐵血丹心》等300首名曲填詞，每一首都成為了經典，在歲月的長河中熠熠生輝。

然而，鄧偉雄的藝術才華遠不止於填詞，他還是一位造詣深厚的書畫大家。當他用心填詞時，心中凝聚着曲子背後那份濃郁到化不開的溫情，眼中則以藝術家獨特的視角審視着世間的場景、山川與風物。而在佛光緣美術館，他將自己的書畫作品展出，讓大眾得以領略他的另一面風采。

鄧偉雄曾受教於嶺南派著名畫家趙少昂和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。在兩位大師的悉心教導下，他的書畫造詣達到了極高的境界。他的畫作別具一格，每一幅都彷彿蘊含着一首詩、一闋詞。

看那幅畫，墨染青山，綠意盎然，彷彿能讓人感受到山間清新的空氣和蓬勃的生機。枝間翠影搖曳，韻味無窮，恰似一首優美的詩在紙上流淌：「墨染青山綠意濃，枝間翠影韻無窮。詩心融入丹青裏，靜賞幽情畫卷中。」而另一幅畫，柳岸蔥蘢，倒映在碧綠的湖水中，一葉輕舟孤棹而行，意境閒適悠然，宛如一首靈動的詞：「柳岸蔥蘢映碧湖，輕舟孤棹意閒如。雲淡淡，水徐徐，心隨浩渺忘塵途。」

他的畫，是心中詩的具象、是腦中詞的呈現。這正是鄧偉雄書畫藝術的奇妙之處，他以畫筆為媒介，將詩詞的意境與書畫的美感完美結合，創造出了一個獨特而迷人的藝術世界。在這個世界裏，我們能感受到他對生活的熱愛、對藝術的執着，以及那份流淌在筆墨間的詩意情懷。

最好的自己

挑弦雅音

姚珏

上周末，29歲的香港鋼琴家沈靖韜在第17屆范克萊本國際鋼琴賽中奪冠，成為該賽事歷史上首位獲此殊榮的香港選手，也是繼2009年張昊辰之後第二位奪冠的中國鋼琴家。不過當年張昊辰是與日本辻井伸行並列第一，而這次沈靖韜是唯一冠軍，並獲得觀眾投票最佳獎，殊為不易。

我由衷地為他奪冠感到高興，范克萊本國際鋼琴賽已經有60多年歷史，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沃斯堡每4年舉行一次，是世界最頂級的鋼琴比賽之一。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年輕藝術家愈來愈勁，能夠在西方古典音樂大賽上奪冠，既為香港爭光揚名，也為中國揚眉吐氣。希望他未來可以回到香港發展，為我們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在世界上講好中國故事助力發光。

沈靖韜曾就讀香港拔萃男書院，3歲開始學習鋼琴，已經展露天分，6歲考獲鋼琴八級並開始作曲，10歲奪得德國埃特林根國際青少年鋼琴賽冠軍，被稱為「鋼琴神童」。2002年，6歲的時候，他已經進入香港演藝學院學習，師從黃懿倫教授。黃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表示：「他不是『神童』，是天分高的小孩，他練琴不是經常對着鋼琴，他的勤力是在腦和耳朵，他看琴譜，用腦、用眼、用心、用耳朵去練，證明香港可以培養世界級音樂人才。」

我們香港弦樂團也曾經想過和他合作，但是他後來在美國哈佛大學、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攻讀雙重課程，回港時間來不及，因此沒有合作成功。我覺得黃教授講得很有道理，世界上有天分，但要做「神童」其實仍需要用心去學習、努力，發揮天分，「神童」也不是成功的保障，反而更需要堅持，才能真正獲得成功。沈靖韜這次比賽中接受英語採訪時表示：「我小時候被成為神童，所以我從未決定成為鋼琴家，這只是我小時候的一個階段。大概在我十三四歲的時候，當我就讀英國哈羅公學時，我就想探索更多不同的東西，繼續上普通學校……嘗試過了之後，當我21歲的時候，我下了決定，如果我真的想做點什麼，選擇一個職業或任何職業，我真的必須百分百投入，真的把自己最好的自己展示給世界。」

接近三十而立，他這次奪冠其實距離當年「神童」之譽的年代已遠，在奪冠的選手中年紀也不算年輕，但他能夠依靠的就是堅持，依靠的就是成為「最好的自己」的信念。他曾經在香港被眾星捧月的稱讚「神童」，但他卻甘於消失一段時間，去讀書、去學習、去練習。「寶劍鋒從磨礪出」，只有經歷谷底的沉澱，才能真正攀登未來的巔峰。所以我覺得年輕的藝術家都不要着急，他就是年輕藝術家的榜樣，努力做最好的自己。真正能夠付出，真正能夠學習，真正能夠去沉澱，才能真正理解音樂，而不是在意一時的浮名。沈靖韜說：「未來希望能夠用自己的音樂觸動人們內心，感動人們。」藝術的內涵是發現自己，有了自己的思想，我想這也是沈靖韜能夠在藝術之路上成為最好自己的秘訣。

被過度消費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葉童在網上發文親證她再也不參與《新白娘子傳奇30周年巡迴演唱會》，她個人認為「白娘子」和「許仙」也是「先甜後苦」被迫分開，白娘子被關在雷風塔內，「許仙」亦只能過自己的「獨木橋」；此刻她告別演唱會亦是「適合時間」，覺得讓「經典留在傳奇」也不失為一件好事。

對葉童這位「許仙」跟「白娘子」演唱會「脱鈎」，為「許仙」此角色人物「鬆綁」，對她演員身份亦會繼續向前；在影視圈對葉童的決定如「平地一聲雷」般震撼！立刻就有人表示是葉童不想「美好的回憶」被人「消耗殆盡」；過去她和趙雅芝多次以不同形式合體，已經沒有了「新鮮感」！？此時各奔前程也「合情合理」，她以後會以更多不同形式跟觀眾見面。跟趙雅芝意見相左？甚至有人指葉童受到網暴，說她和趙雅芝在台上騷同性恩愛，有違常理！？所以，葉童在台上也不敢再「扶一下」趙雅芝，避免網暴「變本加厲」，事關演藝人最難應付的是「網暴」，雖然思維及心態不理智的「黑粉」屬小量。演藝人只是編劇筆下角色人物的扮演者，「易地而處」誰又能忍受不斷被「辱罵」，正所謂「佛都有火啦！」至於對外界的種種猜測，葉童不作任何回應，只淡淡地說：「是時候離開。」

另一邊廂正在上海舉行個人演唱會的汪明荃（汪阿姐）又唱又跳，體力驚人，但網上亦被「鋪天蓋地」的吐槽，但當汪阿姐唱出《楊門女將》主題曲時，台前幕後的職演員腦海裏是一幅又一幅的景象在閃過，汪明荃飾演穆桂英、馮寶寶飾演楊文廣，女將們如曾華倩、陳敏兒等等。誰不是之後在電視劇集中的「女主角」，那時確是TVB的「高光時刻」。而且很多觀眾頗欣賞汪阿姐在《家變》劇中扮演性格倔強、堅毅不屈的「洛琳」一角；之後演《野蠻奶奶》，令觀眾更加「印象深刻」，演技自然又貼地，大概葉童說得對：「就讓經典角色永留記憶中。」

鼓聲裏的家國情

百家廊

鍾倩

夏日的午後，穿過熙攘的街道，我再次來到位於濟南市中區南新街58號的老舍舊居。小院幽靜，有一絲風，石榴樹、老水井、荷花缸，一旁的墨綠色郵筒高高矗立，好像邀請訪客給主人寫一封信——

避開人群，來看石榴花，和你說說話，這是我的私心。我以寫作為生，每年夏天最難熬的時候，就會想到你「赤膊上陣」伏案的場景。小院與趵突泉茶社相隔一條街，當年你是茶棚裏的常客，泉水泡茶，亭畔觀景，聽女藝人唱梨花大鼓，別有一番趣味。別人聽曲是尋樂，你聽着聽着入了心，寫進了小說裏。

1938年，你在武漢遇見鼓書藝人富少舫、董枝蓮，一個藝名「山藥蛋」，另一個綽號「蓋山東」，董枝蓮曾在趵突泉畔唱過大鼓，你經常去漢口「昇平書場」聽兩人唱大鼓。不知你是否會想到濟南的梨花大鼓呢？鼓聲悠揚，扯不斷的鄉情，說不完的抗戰。

在小院裏漫步，紅彤彤的榴花，雨中看它如新娘，夜晚看它似燈籠，此刻對視，它竟啟唇說話，把你創作的一些趣事講給我聽……烈日下，榴花燃燒，變成火炬，把小院照徹得亮堂堂的，恍惚之間，有一個穿長衫的中年男人，從樹下大步走過。

從老舍舊居回來，2025高考作文全國一卷在網上傳開。我翻出《鼓書藝人》，看着看着，我睡着了，做了一個長長的夢。一會兒是方寶慶壓軸演出慶祝抗戰勝利，養女秀蓮與女兒大鳳換上新裝，身後跟着一個小黃辮兒、一個小男孩兒，嚷嚷着要坐滑竿。一會兒又是作家孟良躲進房間寫小說，時而托腮冥思、時而大聲朗誦……醒來時分，鑼鼓喧天聲沒了，舞台空空如也，那個叫方寶慶的人，又回到了熟悉的北平。

《鼓書藝人》開篇首句寫道：「1938年夏，漢口戰局吃緊。」「民生」號白色小江河輪上，方寶慶和大哥窩囊廢、二奶奶，以及大鳳、秀蓮，他們一家從北平、上海、漢口，要去重慶。他把兩件「寶貝」交給船長保管：三弦、大鼓。順着鐵梯、爬上甲板，煙囱下一群滿身煙煤的小孩子，讓他心生憐憫，如果自己有三四百個熱騰騰的肉包子給孩子們吃，那該多好！他轉而又想，「他想要給孩子們唱上一段，可是心裏直翻騰，開不了口。」他就這樣傻裏傻氣的愣在原地，像塊木樁。他是個文盲，以唱大鼓養家餬口，但他有一顆愛國心，「他只知道每逢看到自己的國旗，就嗓子眼兒發乾，堵得慌，心裏像有什麼東西在翻騰。」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：那是一種什麼東西在翻騰？抵達重慶後，寶慶去洗澡，遇見一起坐船來的夥伴，他去櫃枱給他們交了澡錢。戰亂不斷，夾縫中生存就顯得極為艱難。寶慶面臨很多次重大選擇，儘管他沒文化，也沒見過世面，但他潔身自好，沒有藝人的習氣，關鍵時刻勇於擔責。

寶慶聯合老朋友唐四爺家的秀珠、彈三弦的小劉，一起在書場開張演出。第一天賠了本，他按照滿份兒給秀珠發報酬，自己只賺個窮忙活。當整條街被轟炸起了火災，他第一時間趕赴唐家，看看自己的角兒秀珠、琴師小劉。在路上目睹城市被炸得慘不忍睹，他想着要不要寫段鼓詞《炸不毀的城市——重慶》。戰爭正酣，抗日團體邀請他們參加宣傳抗戰演出，秀珠因不給車馬費拒絕，寶慶一口答應義演，且承包車馬費，「我樂意唱抗戰大鼓，為抗戰出把子力。」

抗戰勝利了，秀蓮換上一身素淨的衣服重返舞台，孟良也重獲自由，但大家身心上都留下了傷疤。方寶慶為秀蓮和大鳳的愛情悲劇嘆息，孟良對他說道：「這些傷疤不丟人，我並沒有因為一時受苦，就向惡勢力投降。」他還說：「新時代會到來的，不過，在新時代到來之前，很多人會犧牲。」通往幸福的路，永遠不會輕輕鬆鬆，沒有前輩的奮鬥與犧牲，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和平與安寧。

合上書本，我突然頓悟：方寶慶心裏翻騰的東西，是身為底層人的持守和尊嚴，何嘗不是一個中國人的忠誠和信仰！因為心裏翻騰，所以堅強起來，他懷揣一份希望，賣藝求生也好，抗戰義演也好，他都是為了光明的勝利。因為心裏翻騰，所以決不退讓。抗戰義演時，他特意穿了件深藍大褂，與大哥的灰大褂相配，還用長長的寬黑綢帶把褲腳紮了起來，顯得乾淨利落。

讀懂了老舍，就讀懂了中國人的骨氣。如今，老舍舊居裏有一處「舍予書局」。改天再去時，我會挑選一張明信片，再附上這封手寫的信，寄給老舍先生。南新街小院，榴花分外明。一簇簇，一捧捧，綠葉掩映，流泉響動，連風的笑靨裏都有了遠方的訊息。他並沒有走遠。

遊走於此間中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最近的一個星期，我又回到那熟悉的表演場地，在圓形的後台轉着，每次走着都有不同的感覺，因為每次的演出單位都不一樣，所以亦有不同的體會和感受。

這次重回演出場地，是因為李居明大師創作的時事《粵劇特朗普》3.0的演出，每次演這個劇，李大師都會改動內容緊貼時事，所以人物的扮演便有所不同。當中龍貫天、陳鴻進，以及其他演員亦分別一人分飾幾角。

當我走在後台的化妝間通道，每一個演員都在化妝師的手上變裝變造型，隨着劇情的發展而改裝，大家都靜靜地坐在化妝枱前等待變身。此劇演員不算多，但扮演的角色真不少，造型特別與一般的舞台劇大不相同，且出來的效果亦要維妙維肖，這便要依靠化妝造型師的妙手了，這批化妝師已經很熟悉李大師的要求，所以每次的時事粵劇角色造型他們都手到拿來。

演出期間誰也不敢在化妝間逗留聊天，演員都嚴肅地化妝看劇本，那記劇本對白之事又真的教人五體投地，所以在後台大家都小心翼翼，不能影響到參與演員的情緒。

這幾天坐在後台的小小辦公室，便想起初踏進這演出場地，是桃花源粵劇工作舍為《帝女花》65周年專業版演出項目而來，當時正值疫情擴散，大家都緊張地看疫情的問題，這一個大型的演出項目，當時是2022年1月6日只演了一場，便因政府封閉所有公共場所，《帝女花》便要暫停演出。

結果那次的《帝女花》65周年專業版演出直到2023年6月才能正式面世，我才正式遊走於這個圓形的演出場地。那十多天的演出，每天圍着劇場轉，當時的心情很好、很開心，多謝朋友推介我參與這個大型劇目的推廣工作，讓我接觸不同領域的粵劇表演。到了近月，我還可以跟大隊去廣州和佛山演出，令我又多一個不同的經驗。

之後我亦跟着參與舞台劇《雷雨》的演出，同樣在圓形劇場。每次到劇場都有不同的演出內容、不同的主演者，腦海內經常浮現出在圓形劇場和不同的人合作。實在很多謝大家對我抱開放態度，任由我在後台遊走，吸收更多的東西。

●與劇中的扮演者陳鴻進（中）、鄧美玲（右）於化妝間合照留念。 作者供圖

香港 一路生花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植被塑造了一座城市的容顏，也袒露了她的性格。每到一個地方，我會下意識去觀察植物的種類，以及生長的姿態。譬如西安、南京多種法桐，與青灰色的城市基調，和古樸厚重的歷史底蘊，相襯相宜。北京、成都多見銀杏和國槐，春夏的青綠與秋冬的金黃，有舊式的器宇軒昂，也有新貴的妍麗張揚。上海多玉蘭、香樟，廣州、深圳這幾年紫荊花愈種愈多，比起以紫荊花為市花的香港，似乎更鍾情這種春秋兩季花的繁盛與美麗。

近些年，隨着基礎設施日臻完善，愈來愈多內地城市開始醉心於顏值的提升，於是，會開花且色澤妍麗的樹木，格外被青睞。常見的會開花的樹，莫過於黃花風鈴木、紫花風鈴木、藍花楹、白玉蘭、廣玉蘭、木棉花、鳳凰花、大花紫薇、櫻花、梅花、海棠花、火焰木、美麗異木棉、欒樹……只要氣候條件允許，這個名單一直可以開列下去。

一路走過來，看過來，看似隨意造就的香港城市植被，倒是最為特別，尤其在多樣性上。

受自然地形和面積所限，香港少有筆直開闊的林蔭大道，道路和街巷邊生長的植物，常常予人以因陋就簡之姿。最常見的是細葉榕，在道路交匯的小塊空地上，長得粗壯茂盛，在街角逼仄的牆縫裏也能鬱鬱蔥蔥。枝幹上垂髫般的鬚狀氣根，若勾住築牆的石塊，便能扎根石縫，月深年久，織就一面樹包石的奇觀。譬如，堅尼地城的科士街，榕樹根全部都長在牆上。略微開闊的地方，多半會有一兩株鳳凰木或木棉花。九龍塘一帶的豪宅區，或是樓宇密集的屋村，也都是如此。

香港仔街市沿途，多是粗壯的石栗、蒲桃，普普通通，不大有特色。蒲飛路一帶有好些魚木，春夏之交，黃白相間的花，開得繁盛豐沛，引得不少人駐足拍攝。連接旺角亞皆老街與大角咀櫻桃街的行人天橋上，已經連續兩年成為拍攝魚木花的熱門打卡點。火焰木則多被栽種於沿山丘的道路旁，駐足遠眺時，浮出樹冠的一簇簇火紅色的花，鮮艷吸睛。臘腸樹的名字聽起來很油膩，米黃色的長墜花絮，見之溫婉秀麗。最近正是花期，域多利道港大醫學院附近有幾棵，開得極好。上環港澳碼頭海濱，有一排高大的椰子樹，雖不見結果，卻是難得的海島椰風，拍片很上鏡。這幾年，或是受流行風潮所襲，新修建的濱海長廊，多見小葉欖仁，大葉欖仁，亭亭如傘蓋一般。

華富村瀑布灣上游一帶，有一排大花紫薇，花期已臨近。為着活力環島工程，山間溪流上新建了一座橋，走過去賞看紫薇很方便。政府最近公布了首批9個旅遊項目，其中有一處是添馬紫花風鈴木園。在我看來，紫色沉悶，不如改種黃花風鈴木，黃色鮮亮明艷，配上那一片摩登的建築風格，很能顯現香港的獨特氣質。

植物生長，與之相宜的氣候條件必不可少。香港同時位處熱帶及溫帶之間，植物圖譜的跨度也相應更廣，超過3,300種植物各承雨露，各自葳蕤。居於其間的人，尊重差異又彌合分歧，多元包容又兼具傳統，看似平平淡淡，最能安穩人心。猶如維港上穿行的天星小輪，風平浪靜時，來來回回奔波的都是生計，乘風破浪時，同舟共濟守望的全是情意。

《白色官邸殺人事件》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《白色官邸殺人事件》（The Residence）是由Netflix製作的一部全新類型劇集，改編自Kate Andersen Brower的小說《The Residence：Inside the Private World of the White House》。該書以細緻的筆觸，記錄了白宮幕後人員的生活，化為偵探小說。作者是記者出身，跟進白宮新聞多年。Netflix在製作該劇時邀請了曾參與《醜聞風暴》（Scandal）、《律政新丁》（For the People）的編劇Paul William Davies擔任主創，製作團隊特別注重細節還原，不僅模擬白宮內部的實景，還在劇本中融入大量歷史事件和細膩的人物刻畫，力求呈現一個真實且富有戲劇張力的白宮世界。

《The Residence》的敘事方式與阿加莎．克里斯蒂（Agatha Christie）的經典推理小說有許多相似之處（戲中有一嫌疑犯女兒也正在看她的小說；警員討論案情時亦有拿她的名作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作猜想）。劇集以白宮為舞台，圍繞一宗謀殺案展開，這種集中於封閉空間內的推理模式，讓人聯想到克里斯蒂的名作《無人生還》。兩者都採用了「密室謀殺」的形式，將角色置於一個無法輕易逃離的環境中，並逐步揭示每個人的秘密。

《The Residence》融入了政治背景，其實較查案過程更有趣味。案件反而只是伴碟，白宮的歷史、樓上樓下的角力，白宮員工與換屆總統之間的瓜葛，反而更加耐人尋味，亦有點像英劇《Downton Abbey》，大屋內的是非、階級、鬥爭、歷史等，最適合觀眾用來一窺美國的政治文化和節奏。而我覺得最出色的，是製作團隊重建了白宮的內部空間，包括國宴廳及員工專用通道等，力求在視覺上細緻還原白宮的細節，增強觀眾的代入感。而演員們都做得非常生動，亦體現了多國族人在華盛頓現實中所擔任的不同角色，尤其是黑人在美國政府重要地標所代表的勞動力基石。